

好友张本山发来微信 邀请我为他四爷爷写一篇传记 还专此传来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的照片和简历资料。因为纪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烈士 再过几天就是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日 中共中央将于2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还要发表重要讲话 我当然愿成其事 况且我的从兄林家立、表兄李思才也是入朝作战老兵。

个人简介说 他的爷爷兄弟四个 四爷爷张德湘十四岁加入新四军江北纵队 投入抗日战争 后在上甘岭战役中英勇作战 壮烈牺牲。据他介绍 张德湘烈士参加新四军 主要是因为受其堂兄德正的影响。那时候 家里非常贫穷 德正十五岁被抓壮丁 在国民党部队里 从一名士兵一步一步当上了团长 其所在的部队参加过淞沪会战。德正率领所部官兵与侵华日军奋勇作战 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也鼓舞了士气。立功喜报寄回家 还有一张德正骑马的照片。看着堂兄威风凛凛的样子 他感受到了当抗日英雄的光荣 就特别羡慕打鬼子的英雄。

为此 我再一次重温了有关的地方党史资料。1939年5月5日 叶挺军长携孙仲德、桂莲洲等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一营赴江北庐江东汤池 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同年6月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等新四军领导人来皖中视察 并驻足指导

我为志愿军烈士写谱传

· 林家俊 ·

抗日工作。此前的3月份 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率部到达青龙厂褚老圩后 派员协助中共安徽工委（书记曹云霁）等地方党组织组建了一支辖两个大队10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 8月份 又整编为三个大队 主要

张德湘的家乡埭里钱塘张时属合肥东乡 与定远县交界 1965年划归新设立的长丰县 就

任安徽省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掌握了这些材料 我很快就写就了这篇《张烈士德湘行略》：

德湘 文成公裔下华修公四子 十四岁时因从兄德正参加淞沪会战立功 心生向往 在家乡参加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 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 参加过数次抗日战斗 每能身先士卒 顽强勇猛 不怕牺牲 无所畏惧 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 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十师 参加过所在部队历次战役 争当尖刀 克敌制胜 为建立新中国再立功勋。一九五〇年随二十七军入朝作战 英勇机智 善于带兵 后在上甘岭战斗中光荣牺牲 被迫认为 革命烈士 名载《长丰县志》革命烈士名录 毛泽东主席签名《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载明：查张德湘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 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条例》发给恤金外 并发给此证 以资纪念。主席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一日。上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印 红色印章 后人视若珍宝 每忆先人 无不感奋。

好友读过传记文稿回复说 很适合刻碑 可是四爷爷葬在朝鲜 只能收进家谱 刻在心头 传之后世了。是啊！所有英雄的事迹都值得记传刻碑 我的从兄、表兄与张烈士一样 也在我的心里竖起了一座丰碑。



野外的花(泥彩画) 杨灿(异彩工作室) 作



关于巴根草 汪曾祺在他的文章里这样介绍：我们那里有一种 巴根草 贴地而去 是见缝扎根 一棵草蔓延开来 长了很多根 横的 竖的 一大片。而且非常顽强 拉扯不断。很小的孩子就会唱 巴根草 绿茵茵 唱个歌 把狗衔。又名铁线草或蟋蟀草 即禾本科植物牛筋草。对于汪老先生所说的铁线草和蟋蟀草不是我熟悉的称谓 而把它叫做 牛筋草 我倒是觉得很形象 因为那巴根草也是老牛们最爱嚼食的食物之一啊！

但凡在乡村里长大的孩子都有这样的记忆 巴根草是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小草 只要有泥土的地方 就会有它的身影 在沟坎上 在田野中 在山坡处 在春夏季候 甚至是在秋冬时节 它们总是静悄悄匍匐在辽阔的大地上。特别是在夏秋季节 它们几乎是与露珠儿相伴而生 不离不弃。人们常常看见巴根草细小的草叶上总会挂满银色的露珠 当太阳升起普照大地之时 将那些露珠反照得更加晶莹剔透 耀眼夺目 此时人若是踩踏上去 那些露珠就会集成大大的水珠 打湿了你的鞋子和裤脚。但是孩子们可不管这些 他们骑着老牛来到田野中 寻找生长的最旺盛、最肥嫩的巴根草坪 放开缰绳让牛们自由自在地尽情大餐 而他们自己则会三个一组、五个一群地开始自己的娱乐项目

巴根草的四季

夏迎东

目 玩累了的时候 尽情躺在柔软的草坪上歇息歇息 还不忘相互斗嘴、开一开只有他们彼此才能听得懂的玩笑。

印象中还有一种可以作为家畜饲料的巴根草 长得较为粗大 老人们称它为 大巴根草 。这种 大巴根草 大都长在旱地里 比如菜园子、山芋垄上 或是黄豆地、玉米棵里。小时候 家里每年都要喂养几头大肥猪 猪饲料的需求量大 到了暑假 挖猪草就是我们几个孩子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 于是我们就到田地里找寻各种各样的鲜草回来 其中就有这种 大巴根草 我们把那些鲜嫩一些的草剁碎了直接喂给猪吃 而把另一些老了的、猪们嚼不动的草晾晒好 积累一定的数量之后运到集镇上的加工房打碎 再掺和一点熟山芋、稻糠和麦麸子 就又成了猪们的好饲料。

稻穗黄了的时候 巴根草的叶子也渐渐枯萎 但是它那深深扎入地下土层里的根须慢慢地饱胀起来 变得白嫩而且粗壮 还带着丝丝的甜味儿 于是孩子们就把它从地底下撕扯出来 洗干净塞进嘴里 有滋有味地大嚼特嚼 你还别说 它们真能够解得一时的干渴。

据说巴根草有凉血止血、清热解毒的功效 对高血压等疾病更是有独特的疗效。小孩子们可不去理会这些 他们更喜欢的是刨开泥土 扯出巴根草长长的根茎 捋去上面的末梢和根须 塞进嘴巴使劲咀嚼 那甜津津的味道 比甘蔗还入口。

把巴根草晒干能够当作柴火燃烧 而且它们燃烧时的火焰给人一种不急不火、温柔透亮的感觉 不像有些柴火燃起来 噼噼啪啪 地那么张扬。记得有一年冬天 家里的柴草快用完了 母亲就带着我们到田埂地头寻找巴根草 母亲在前面用大锄头使劲地刨 我们在后面用棒槌使劲地捶打掉草根上的泥土 再摊开来让太阳暴晒 每次都能够刨得一大捆干草背回家 还别说 用巴根草制做的饭菜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即绵软又香甜可口。

冬天的时候寒风劲吹 巴根草的叶和茎渐渐变成金黄色 用手触摸会发现 此时它那金黄色的叶茎极其柔软顺滑、透着一种温馨 有的人家就把晒干了巴根草做成草垫子铺在床上 可比用稻草褥子暖和多了。

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可爱的巴根草 从春到夏 从秋到冬 一年一生长 不与万物争高低 自始至终贴近大地 它一岁一枯荣 不与百花竞芳菲 即使枯黄化成灰烬 还要发出一份光和热。每当看到它们 我的心中便会油然而生出一种敬意。这些看似弱小的精灵 没有俏丽的身躯 也开不出诱人的花朵 却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生命力 默默繁衍生息 以属于自己的特有姿态 在大地上书写着生命的赞歌。

回城多日 我依然眷恋婆婆家院子里的满架扁豆 那姹紫 那雪白的扁豆花 成串地 集约似地开放 好一派 满架秋风扁豆花 的盛况。

走近细瞧 那一根根扁豆藤就像一道道绿浪攀爬在院子一角的篱笆上 千万朵扁豆花傲娇地绽放在绿浪间 宛如千万只白蝴蝶、紫蝴蝶在翩翩起舞。扁豆花散发着淡淡的馨香 深深地吸上一口 清爽而透人肺腑。随便撩开一根扁豆藤 掩藏在花、叶之中的累累扁豆荚就会映入眼帘 一嘟噜一串 煞是可爱。我和孩子欣喜不已 找来个篮子 忙着采摘已长大的扁豆 只一小会儿 我们就采了小半篮子。

婆婆告诉我 扁豆花是一茬接一茬地开 所以扁豆也是一茬接一茬地长 从夏天起一直能吃到深秋。难怪有位作家朋友曾说过 小小扁豆 却很能演绎秋日的饱满与丰美。

扁豆能做成很多美食 国庆那几天 婆婆给我们做了她最拿手的酱焖扁豆。做这道菜时 要先挑选一些嫩扁豆 撕去两头筋脉 洗净后沥水 开火将锅烧热后倒入菜籽油 油热后将扁豆倒入其中 用大火进行煸炒 再根据个人喜好加入适量的甜面酱 然后盖上锅盖 用小火焖至扁豆酥烂即可。婆婆就是用这种极家常的做法 却给我们烹制出了一道美食。刚烧好的酱焖扁豆香气

扑鼻 夹一点放入到嘴里 甜丝丝的 嚼起来软软糯糯的 别提多可口了。除了酱焖扁豆 在老家的那几日里 婆婆还给我们煮了香喷喷的扁豆饭、凉拌过爽口的扁豆丝。

除了能把新鲜的扁豆做成各种美食外 勤劳的婆婆每年都会制作一些干扁豆留着逢年过节时用。每年暮秋 老人家总会趁着大晴天 挑选一些个大肉厚的扁豆 撕去筋 洗净 用开水焯后 放在秋阳下晾晒。干扁豆是一道极好的食材 用它来烧肉 是最好不过的。就连不善烹饪的我 都能照着小红书上的烹制方法 烧出一道可口的干扁豆烧肉来。干扁豆烧

肉 扁豆吸足了肉汁 越嚼越香 肉则不油不腻 挟一块放入嘴中 香气瞬间充盈着唇齿。

最怜秋满疏篱外 带雨斜开扁豆花 那天郊游 看到一户农家的院墙上爬满了扁豆藤 上面缀满了朵朵扁豆花 像是给小院织起了一段锦绣。天公也很应景 飘起了绵绵秋雨 雨中的扁豆更是充满了清灵与诗意。

回来的路上 我在想 扁豆不论是它铺展如云的绿叶 清丽馨香的花 还是那让人口舌生津的荚儿 都极其本色 没有半点浮华 我想做人是不是也应该这样 褪去浮华 活出最本真的自己。

扁豆

吴梅

一场雷雨过后
我的院里多了一根枯柴
不知是哪棵失意的老树将它抛下
我只听到慈悲的大地在召唤
它跟我讲述高处傲然的鸟儿
远方热烈的云霞
头顶咫尺的太阳
还有那些飘零的梦想
雷雨到来之前
我只有落寞的空院
风雨洗礼之后
我有了院子 枯柴
和一千零一句晚安

雷雨之夜

甄文

玥

责编 水洪柳

邮箱 ahcfbfk@126.com

图说
我们的
价值观

共产党好
百姓乐

幸福人家

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

广东龙门梁彩欢作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